

人物榜

西撒特派团军事观察员袁丽芳

维和工作增加了我的人生宽度



▲ 袁丽芳在巡逻途中。 图片来源：西撒特派团

■ 杜佳

袁丽芳是中国派往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以下简称西撒特派团)的一位军事观察员。据联合国官网报道,西撒特派团共有11名来自中国的维和人员。作为其中的一名成员,袁丽芳在有领土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进行观察和监督。

袁丽芳说:“作为军事观察员,我们每天的工作包括驾车巡逻,准备各个部门的日常报告、值班,还有一些专业的训练以及车辆维护保养等。我们在司令部经过训练之后就会分到不同的队伍。每天我们都需要去巡逻,因为不同的军事环境之下,巡逻的距离可能会有长有短,但是我们都需要注意。在巡逻的过程中可能会经过雷区、经过曾经的交战区,因此有时需要在当地一些联络官的引导下去做巡逻工作。”

袁丽芳到任已经有四个月的时间。谈到个人安全问题时,袁丽芳表现出维和人员特有的淡定和自信。

她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巡逻,也有一些老的队员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经验的伙伴跟我们进行介绍和交流,慢慢地我们就习惯了。只要是按照我们的规则,比如说去巡逻,你就按照车辙去走,基本上就是安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要注意观察,因为西撒特派团处于一个沙漠地带,如果是雷区的话,经过风吹,以前的标志有些变化,就要重新进行标定,而且要做一份专门报告。联合国也有固定的扫雷专门工作人员,他们会定期在我们的巡逻路线进行勘测。”

袁丽芳所在的观察员队驻扎在沙漠中间,远离城市,艰苦的生活条件对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

袁丽芳说:“我们在沙漠里,水非常稀缺。生活方面,我们主要是依靠井里的水,经过基本净化,作为我们的生活用水,用于淋浴等。这里的水碱性非常高。很多女观察员都发现自己发量在减少,头发在变化。”

“吃饭和饮用水都是靠直升机给我们送来的补给瓶装水。在我们观察员队里面,定期会送来一些食物的补给。但是并没有人帮我们运送,所有的观察员都自己动手搬运、存放在不同的仓库里面。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要有大量的搬运任务。”

“还有一个考验就是天气。我来的时候是冬季,风特别大。我们外出巡逻时,要戴上帽子、眼镜、口罩或者是纱巾,基本上没有什么露在外面的,不小心就会吃上一嘴的沙。现在风要小一点,但是现在气温非常高。最高气温已经到了四十度。听观察员们说,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最高温度将达到五十多度。”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袁丽芳非常喜欢西撒特派团的工作氛围。她认为:来自各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一起工作时,不仅工作乐趣多,而且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增长见识,开阔视野。

袁丽芳说:“我现在工作的这个队有十三人,我们队里有墨西哥、洪都拉斯、马来西亚、刚果、尼日利亚、孟加拉国,还有巴基斯坦、和匈牙利的人。大家交流都是用英文。有的时候互相学习一些简单的队友国家的语言,比如问好之类的。环境特别的好!我很喜欢这种环境。”

“这种体验能够增加目前工作的宽度和自己的视野。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愿意去申请下一个维和任务,到另一个任务区去体验一下。”

“家里人或者朋友跟我微信联系时,都说: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对我来说,人生更加丰满了。”

她世界

世界改变月经禁忌的5种方式

■ 何蒙/编译

“月经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几乎不被讨论的隐秘问题。”来自博茨瓦纳的奥格非说,“当我第一次来月经时,我非常羞愧地对母亲说起这件事。而她只是警告我不要和男孩一起玩,因为这会‘让我怀孕’。”

这种经历太普遍了,它经常出现的形式是耳语,充满了尴尬意味。不仅在家庭和在学校是这样,而且包括所有场合。

在过去30年里,国际发展和人道主义专家开始关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对人权和尊严密不可分”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厕所、污水和废物处理等不雅的话题,而月经在此类谈话中依然没有出现过。

好在这一切都在得到改变。在过去的十年中,倡导者拒绝以胆怯或羞愧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月经不仅是一个健康、卫生和尊严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性别平等和人权问题。

倡导者呼吁所有月经期青少年和成年人能够上学和就业,并获得安全、负担得起和可接受的月经用品。

2014年5月28日,国际社会庆祝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月经生日。今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就已经取得的进展、打破的禁忌、提高的认识归纳了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月经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人权问题。

近年来,联合国越来越多地处理月经问题。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明确承认忽视月经卫生管理是学校、工作场所、卫生中心和公共设施中的一个问题,对性别平等和人权(包括受教育权和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权)产生负面影响。

去年7月,联合国政府间机构人权理事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月经卫生管理、人权和性别平等”问题的第一项决议。该决议强调了信息、卫生服务、月经用品和卫生基础设施不足造成的羞耻、禁忌、耻辱、误解、神话和排斥等问题,并呼吁人权理事会采取行动。

今年6月将召开一次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

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层面采取行动。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纳亚冈的高年级政府女子学校,因为没有自来水,女孩必须携带水桶才能使用厕所。卫生设施不足会影响女童的入学率。

月经污名化会对公共卫生、经济、社会和人权等方面产生影响。十年前,公众对此的认识相对较低。但自2014年以来,“经期贫困”一词在公众中引起了重视。可能源于月经供应成本、疼痛管理和其他月经相关问题的经济脆弱性增加。

今天,政策制定者正在各部委、议会和法庭上毫不掩饰地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印度、肯尼亚和南非已采取政策,确保青少年了解月经,消除对这一问题的污名化,并支持获得高质量的月经用品。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爱尔兰、肯尼亚等国已经减少或取消了对月经产品的税收。一些国家甚至提供带薪月经假。

三、世界各地正在提高月经产品的质量。由于月经禁忌,人们对低质量月经用品导致感染的情况知之甚少。但问题不仅在于缺乏质量研究,还在于产品标准的不一致。

近年来,政府、组织和相关专家开始敦促提高质量标准。例如,生殖健康用品联盟等组织已经为一次性或可重复使用的月经垫、月经杯和卫生棉条制定了质量标准。

四、解决有害的社会规范、消除污名化和提供全面的性教育同样重要。奥格非的妹妹卡娜哈娜开始月经时,她逃学了。卡娜哈娜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给妹妹解释月经没什么好羞耻的。

然后,卡娜哈娜开始通过人口基金会的青年方案接受全面的性教育。这些课程解释了她的身体是如何运转的,教她生殖健康知识。

消除错误信息和消除羞耻感,不仅可以改善月经健康,而且增强年轻人在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方面增强自己的能力。

“在我明白了避孕器具、月经和怀孕等问题,我可以自豪地与同龄人、表兄弟分享这些知识。”卡娜哈娜告诉人口基金。

五、年轻人正在带头。

年轻的倡导者正在推动这种变化。“在青年咨询期间,我注意到年轻人已经准备好打破月经禁忌。”荷兰外交部新任性与生殖健康与权利、性别平等和身体自主权青年大使劳拉·巴斯说。

在她的工作中,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领袖进行了交谈。“年轻人充满了创造性的想法,可以使谈论月经变得正常化。来自南苏丹的年轻女孩告诉我,她们想在高中建立伙伴制度,让年龄较大的女孩教年轻女孩她们需要了解的关于月经的一切。”巴斯女士说。

非洲青年和青少年网络正在发起一系列由青年主导的活动,以改善月经信息,呼吁改善学校的供水和卫生设施,并将月经健康和卫生纳入危机规划。

“作为年轻人,我们致力于推动倡导,让更多的年轻女孩能够获得优质设施和更多,并了解她们的月经健康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我们想要的非洲。”非洲青年和青少年网络总裁洛伦斯·卡巴塞勒说。

我观察

儿童性虐待问题频发 法国医生陷入两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周悦卿

面对一个疑似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孩子,医生做出怎样的反应才最具职业道德?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选择将案件上报,却因孩子父亲的指控而陷入漫长的官司,并遭到了医师协会的惩处。

这就是弗朗索瓦·费里切利医生的亲身经历。在法国,还有许多医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施暴者将保护者告上法庭

弗朗索瓦丝是一位从业三十余年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拥有自己的独立诊所。2015年,一位母亲带着6岁的儿子科莫(化名)前来进行治疗。他在学校的学业成绩不佳,甚至攻击其他同学。通过和父母双方的分别谈话,弗朗索瓦丝了解到,孩子父亲之前有过家暴行为,但法官拒绝了母亲申请的紧急人身安全保护令。而这次她之所以带科莫来治疗,是因为他和弟弟妹妹目睹了父亲试图自杀的惨状。

弗朗索瓦丝认为,科莫的父亲已不能履行监护人的义务,并且会对孩子继续造成伤害。因此,她决定将自己的意见上报给检察官,还发现在此之前,法国警方也多次举报过孩子父亲的严重暴力行为。2016年,法国的儿童法官作出裁决,给孩子们展开多方面的心理疏导。经过父母双方同意,弗朗索瓦丝得以继续对科莫进行治疗。生活看似又步入正轨,但这一切却在2019年戛然而止。

科莫的父母正式离婚,母亲获得三个孩子的抚养权,而父亲只能在假期与孩子暂时生活。他将弗朗索瓦丝告上法国医师公会,指责其出具虚假诊断。

偏向母亲一方,折辱父亲人格等。在这场官司中,弗朗索瓦丝并没有获得公会的支持,而是被处以警告,理由是她违背职业道德,出于个人情感介入了患者家庭事务。

另一个悲剧接踵而至。2021年5月,在假期结束离开父亲家时,科莫10岁的弟弟上吊自尽。之后人们才了解到,他曾经多次向同学们表达过轻生的念头:“在父亲那里,我遭受了无数的打骂,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性侵。”弗朗索瓦丝难以想象这个从未谋面的孩子究竟承受了怎样的痛苦,才会选择用死亡结束这一切。即使另外两个孩子从此得到了保护,但是这种代价未免太过惨烈与沉重。

现行制度下出现的问题

弗朗索瓦丝的遭遇并非个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法国医生都受到行业规范的束缚,他们为孩子健康着想的善意之举却以司法审判告终,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更为重要的是,无数未成年人的身心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一些深谙医疗制度规则的人却利用这些漏洞为自己开脱。

欧仁妮·伊萨尔是一位来自图卢兹的儿童精神科医生。2014年,她收治了一个遭受医生父亲虐待的8岁女童,这让她意识到了事态的紧迫性,决定将案件上报给检察官。但孩子的父亲会见了当时法国医师公会的主席,并对欧仁妮提起诉讼。在五年多漫长烦琐的司法程序后,欧仁妮因“泄露行业秘密”受到警告,并被暂停三个月的行医资格。许多像她一样的医生由于担心医师公会的报复,也出于自保考虑,便尽量只收治成年患者。一些母亲孤立无援,被迫按照法律规定,周末将孩子送回父亲家中居住。

2021年,法国女作家卡米耶·库什内出版了《世家》一书,她在书中揭露了社会地位颇高的继父在三十多年前对自己双胞胎弟弟的性侵行为。该事件在法国的社交平台上引起轩然大波,众多网友纷纷用“MeTooInceste”(我也是乱伦受害者)的话题,来公开他们经历过的性暴力事件。

根据欧洲委员会的统计,五分之一的儿童都是肢体暴力、精神暴力以及性暴力的受害者,其中80%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家庭中。2021年,法国乱伦及针对儿童性暴力独立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调查委员会)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该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乱伦及性暴力的受害者大多为女童,平均年龄在7~8岁之间。在法国,95%的受害儿童都会重新回到施暴者父亲身边。

欧美一些国家法律规定

法国的医生职业道德规范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医生既需要保持职业操守,谨慎行医,又有法律义务保护儿童免受暴力威胁。2022年3月,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旨在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上报案情医生的责任,并且在诉讼过程中对其加强保护。数据显示,法国平均每年都有16万名儿童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巨大的折磨,然而只有5%的举报来自医生。调查委员会联合主席认为,医疗秘密最应当保护的是医患关系,而孩童保护更是重中之重。医生不是警察,虽然他们应当提出自己的疑虑,但在此之后应该由司法机关负责开展调查,保护孩子。

实际上,法国的法律对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护。自2016年起,乱伦被写入法国刑法典,并在第222-31-1条给出了明确定义:由长辈、兄弟

姐妹、表亲,及其同居伴侣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害或性暴力。对孩童的性虐待最高可判20年徒刑,追诉期限为受害者成年后30年内。

在法国的邻国比利时,乱伦只在民法典中有所提及。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施害人会被判处10~15年监禁,若有乱伦情形则量刑更重。未成年人的年龄也被纳入考虑,若受害者不满10岁,那么施害人会被判处20~30年徒刑。相较于法国,比利时对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追诉时效更短,为受害者成年后15年内。而瑞士对乱伦的定义则有所不同,只在刑法典第213条中将其描述为一种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特殊家庭犯罪。根据暴力行为的等级,施害人会被判处3日到3年不等的监禁。

相较于欧陆国家,加拿大的法律规定更为明晰,在刑法典第155条中详细规定了乱伦的受害者范围,量刑幅度自5年至14年不等。2020年,加拿大将未成年人受性虐待的追诉时效由30年扩大为终身追诉。此外,受害者无须自行举证,便可提出上诉。

法国里昂大学的精神病理学教授让-吕克·维奥认为,法国目前将注意力投向了“性同意”年龄的设置,然而这样的法律规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乱伦问题的核心是禁忌关系,而不是未成年人所谓的“性同意”。维奥教授指出,法国的医生、教师、法官都是在各自封闭的体系内培养出来的,但唯有他们的合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儿童性虐待问题。法国亟须复合化、跨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减少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出现的各类不合理现象。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学生)

图特写

103岁奶奶打破跳伞高龄纪录



29日,103岁瑞典老人鲁特·拉松与一名跳伞员双人高空跳伞成功,刷新这种跳伞方式的高龄纪录。比先前纪录保持者年长78天。 新华社/法新

新看点

全女性机组人员执飞 沙特首次实现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官员日前证实,沙特一家航空运营商近期首次实现全部由女性机组成员执飞一趟航班。按法新社说法,这成为沙特赋予女性更多权利的又一里程碑。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由沙特廉价航空运营商阿德尔航空公司完成。据这家航空公司发言人伊马德·伊斯坎达拉尼介绍,这趟航班19日从沙特首都利雅得飞抵红海海滨城市吉达,7名女性机组成员绝大部分是沙特籍,只有机长为外籍。

英国“简易飞行”网站报道,这趟航班的副驾驶妮拉·贾恩现年23岁,是沙特最年轻的女飞行员。

美国儿童亲历校园枪案 20多年逾21万

美国《华盛顿邮报》25日发布的的数据显示,1999年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枪击事件后,美国已有超过31.1万名儿童亲身经历过校园枪击暴力事件,至少554名儿童和学校教职员工在校内遭枪击身亡或受伤。

美国去年发生42起校园枪案,为1999年以来类似事件最多的一年。今年以来,发生在K-12学校(指幼儿园至高中阶段)上学日的校园枪击暴力事件至少24起。

《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那些枪支来源可查明的校园枪案中,超过85%的枪手从自己家里或亲友处获得作案枪支。其中一名年仅6岁的男孩,说他不喜欢一名女同学,然后将她射杀。校园枪手的年龄中位数是16岁,平均有十名校园枪手中有7人未满18岁。

《华盛顿邮报》所统计的校园枪击暴力事件只包括那些发生在校内上课前、上课中或刚下课时的事件。放学后涉枪事件、未对其他儿童造成伤害的自杀事件以及大学院校枪击事件不计在内。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摧毁儿童生存环境 发达国家消耗资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下属儿童研究中心日前发布工作报告说,发达国家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做法正在摧毁全球儿童的生存环境。

这份报告比较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盟的39个发达国家多项环境指标。

按照这份报告,在向全世界儿童提供健康环境方面,所有经合组织和欧盟国家的各项指标“全不及格”。部分最富裕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和美国,在温室气体排放、电子垃圾和人均资源消耗方面,对全球环境造成了严重而广泛的负面影响,得分很低。

儿童研究中心主任古妮拉·奥尔松特别指出,一些富国“对内对外两种作为”。“有些国家在国内为本国儿童提供相对健康的环境,但在制造摧毁国外儿童生活环境的污染物方面,却是最大源头。”

报告发现,芬兰、冰岛和挪威在为本国儿童提供健康环境的评分名列前三,对世界儿童环境影响方面却是倒数前三名。

(均据新华社)